

等待放晴的日子

君は永遠にそいつらより若い

津村記久子◎著

王蘊潔◎譯



就算當下是陰雨連綿，但是晴天，一定會隨後到來。

生活是一連串晴雨交錯的日子，
那個男人至今仍然沒有逮捕歸案。豬乃木說，雖然那個女孩出現在令我痛不欲生的記憶延長線上，
但有時候會無可自拔地想起她。豬乃木還說，回想起來，我很慶幸對方不是好幾個人，也慶幸他手
上沒有可怕的凶器。想到那些比我更慘的女孩，想到現在還有人遇到這樣的不幸，我或許該慶幸自
己還活著。

U
小説
01

等待放晴的日子

君は永遠にそいつらより若い

津村記久子◎著

王蘊潔◎譯

U
小說
01

等待放晴的日子

作 者 津村記久子
譯 者 王蘊潔
發行人 王學哲
總編輯 方鵬程
叢書主編 李俊男
責任編輯 賴秉薇
美術設計 吳郁婷
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電話：(02)2371-3712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郵撥：0000165-1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網站：www.cptw.com.tw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KIMI WA EIEN NI SOITSURA YORI WAKAI by Kikuko TSUMURA
Copyright © 2005 by Kikuko TSUMURA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Chikumashobo, Ltd.,
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ikumashobo, Ltd.,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The Commerical Press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初版一刷 2011 年 4 月
定 價 新台幣 240 元
ISBN 978-957-05-2599-1

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(CIP) 資料

等待放晴的日子 / 津村記久子著；王蘊潔譯
初版 -- 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民 100.04
面；公分 (U 小說；01)

ISBN 978-957-05-2599-1 (平裝)

861.57

100003320

帶

著煙味的雨滴落在下唇，我忍不住嘔了一聲。我沒帶傘，也沒穿雨衣，忍著濕氣和寒氣，四處張望，盤算著自己會挖到什麼時候，但看到這片偌大的空地，不禁有點畏縮，我決定不再思考自己有沒有能力完成這件事。

況且，我懷疑這裡根本不是她說的那個地方。我走出車站後搭上計程車，請司機沿著海岸往南開，這是我第一個看到的廢棄車場，於是憑藉一股衝動下了車。

我循著不明確的啟示找到這裡，乾脆心一橫，心想即使不是這裡也沒有關係。我用在車站便利商店買的一支原子筆，執拗地連續挖了好幾個淺坑。一旦雨下大了，泥土變得鬆散，可能會填起剛才挖好的坑洞。我完全沒有計畫，只是一個勁地在地上不停地挖，如果挖過的地方被鬆土填滿，就根本不知道哪裡挖過，哪裡沒挖過。

我正在找豬乃木差不多十年前遺失的腳踏車鑰匙，她並沒有拜託我幫她找，況且，即使找到了也沒啥大不了。也許世界上想找到這把鑰匙的只有我一個人，但對我來說，想要出現在她面前，就非要找到這把鑰匙不可。

我用左手將原子筆鑽出的洞摳得更大，泥土快變成泥漿了，滲進我的指甲深處，弄髒了我的指甲縫。我用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摳著左手中指指甲縫，結果泥漿全都跑到右手大拇指，讓我有一種無力感。

我想著豬乃木，繼續挖洞。我是怎麼認識她的？我和她是什麼關係？當我喚醒這些記憶時，腦海中同時浮現出好幾個人的身影，我很懷念和他們相處的時光。如果沒有河北，我不會認識明日美；如果吉崎沒有和河北不和，我不可能帶明日美回家；如果沒有明日美，我也不會去搭訕豬乃木；如果安岡沒來我家，我不知道豬乃木會不會提起那件事；如果穗峰還活著，我現在或許會和豬乃木在一起，至少應該不至於像現在這麼疏遠。不過，相反的也有可能是形同陌路。

我魂不守舍地拼命在地上挖洞，但除了石頭以外，原子筆沒有挖到任

何東西。我為自己的盲目感到不耐，穿越廢車場，信步走在流向大海的小河畔。小河漲起污水，似乎有可能會變成濁流。豬乃木說，她當年就是倒在這個河堤。她說，她口乾舌燥，當手心放在地上時，立刻感受到滲著雨水的草叢傳來的寒意。我感受著曾經滲入她胸口和臉頰上的寒意，戰戰兢兢地將額頭貼向地面。血都充到腦門，再也無法忍受泥巴和碎石黏在瀏海上的不舒服，趕緊抬起頭，用手臂擦著額頭。我看向廢車場的方向，看到我剛才挖的洞毫無規則地四散在地面。眼前的雜亂無章和內心的不知所措更令我心浮氣躁，忍不住開始踢著腳下的地面。

這不是找不到失物的焦躁，而是對絕對無法重來、歲月流逝的冷漠所產生的憤怒。正因為找不到正確的位置，所以才會趴在地上到處挖洞。即使我可以正確地站在那個位置，也無法找回已經流逝的歲月。我咒罵著這件事，欲罷不能地繼續踢著地面，彷彿地下隱藏著憎恨的發洩口。

雨勢越來越大，我漸漸搞不清楚自己在幹什麼。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也搞不清自己身在何處、從哪裡來；但知覺越來越鮮明，清晰地感受到疼痛和無力感，以及滲入身體表面的冰冷雨水，使我無法繼續站在這裡。

我拼命踢著堤防，雙腿開始發軟，腳踝無力，當場蹲了下來，看到酢醬草的小黃花。我發現自己做事多麼潦草馬虎，不禁垂頭喪氣，無助地向小花伸出手。

我用手罩著花瓣，觸及到地面的中指指尖格外冰冷，碰觸到某樣堅硬而尖銳的東西。我不顧一切挖了起來，新的泥漿再度卡進指甲縫。

遇

見豬乃木時，我已經忙完求職活動。我在三年級之前就已經修完了社會福利的主要課程，也已經修滿足以畢業的學分，還收到老家地方公務員考試的合格通知，對我來說，學生生活只剩下完全沒有任何計畫的空白。雖然日以繼夜苦讀了整整三年，但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通過地方公職考試。那時候，我已經拜訪過四十多家公司，累得半死不活，生活只是茫然地圍繞著打工、學校和宿舍打轉。雖然還有畢業論文要寫，但我已經想好了題目。聽說在求職活動的面談時，可能會被問到畢業論文的內容，所以我很早就開始蒐集資料、擬稿，在面試時被問到才不至於一問三不知。因此也不急於在工作有了著落後，就立刻廢寢忘食地埋頭趕論文。自從高三畢業的那個暑假後，第一次這麼空閒，卻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。每天除了去學校上幾節少得可憐的課，和去釀酒廠打工檢驗商品以外，就是在亂成一團的宿舍發呆、打瞌睡，看DVD、翻出以前錄的錄影帶，或是整理

CD，把在網路上蒐集到的寫真女星照片列印後剪下來，貼在枕邊的紙門上。

以一個女孩子來說，在這些為了打發時間的舉動中，最後一件事很奇怪。但我那時候喜歡女生，所以經常獨自帶著自嘲和興奮，眉飛色舞地樂在其中。我以前愛看雜誌上寫真女星的裸照，穿了衣服的照片缺乏讓我感到躁動不安的故事性，然而這些偶像明星追求「穿著衣服的性感」的照片，更能夠讓我心平氣和地欣賞，比裸照更深得我心。看著那些女人浮現出機關算盡的微笑，毫無防備地展露身體，總覺得心靈得到了撫慰，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她們周圍的世界規規矩矩、井然有序。那些女孩和出售她們照片的人，以及看她們照片的人之間，有一張簡潔的關係圖，無論彼此之間有任何感情上的謀略，都是一種牢不可破的穩定關係。現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，而是更加飄浮不定，讓死腦筋的我疲於奔命。也許是我拒絕接受這樣的事實，所以才會有這些行為。

當我開始對這種生活感到厭倦的十月底時，明日美來我家住了一晚。我記得好像聽她男朋友河北（但我們這些朋友都叫他的綽號「卡巴其」）

提過她的姓氏，但我只記得她叫明日美。明日美的男朋友河北修一郎，在三年級的暑假前突然宣佈：「我要創業」，然後就休學了。我和河北參加同一個社團，河北經常帶明日美來參加聚餐，即使他休學之後，仍然經常來聚餐，所以不是我們社團成員的明日美也跟他一起來。我們社團的人感情都很好，所以大家都不介意。那天，河北剛好沒有來聚餐，明日美一個人來了。然後又因為某些緣故，她就在我宿舍睡了一晚。

在此之前，我從來沒有和明日美說過話。社團聚餐時，我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參加。即使出席了，通常都和岡野百合子狼狽為奸——她那天剛好沒來——，專找和大家聊不太起來的男生，問他們到底穿三角褲舒服，還是穿四角褲自在。我覺得三角褲更性感，那你呢？啊，這種問題讓你很為難嗎？不好意思。對了，如果去了一家讓人很火火的店，會不會很想故意尿在牆上？男人想這麼做就可以這麼做，真是太令人羨慕了……都是諸如此類沒營養透頂的話題。

岡野是個酒鬼，甚至會一個人跑去站著喝酒的小店喝酒。雖然我朋友都是酒仙，但我酒量卻奇差無比。乾杯的時候，每次請人幫我在杯中倒的

啤酒都不會超過食指第一個關節，皺著眉頭把酒喝下去後，立刻猛吃小菜。如果看到旁邊的人忙著喝酒，他的盤子裡又有海哲皮、蒟蒻這些我愛吃的小菜時，就會趁對方不留神占為己有。然後，就等其他菜上桌，便毫不客氣地開懷大吃。席間和別人的聊天幾乎進入了自動應答模式，我一味附和對方和肯定對方。只要菜好吃，當好人完全不是問題。如果聽到什麼有趣的事，就等於賺到了；再無聊的話，只要和料理一起吞下肚，反正第二天會和料理一起相親相愛地送進馬桶。雖然事後發現其實這些廢話都留在我的胃裡，只有對我說這些廢話的人頓時變得神清氣爽。我是馬桶嗎？所以，歸根究底，我是馬桶嗎？算了。我自問自答。

這一天，我也偷吃了隔壁的小菜。這個人是社團學長的朋友，在某家電廠從事研究工作，他沒有挑剔我用很不熟練的動作幫他倒酒，一臉苦惱地垂著兩道眉，說自己住在宿舍裡，但宿舍很小，完全沒有隱私，食堂的飯菜也難以下嚥。這個叫「淺野先生」的人並沒有生氣，也沒有嘲諷，只是感到苦惱。他的樣子讓我有一種安心的感覺，不知道能不能把他？我暗自思忖著。不管怎麼看，這個圓臉、頂著一頭柔順褐髮的男人都是我的

菜。

從八點開始的聚餐喝了兩個小時就解散了。我拼命攪拌著倒數第二道菜的山藥泥麥飯，絞盡腦汁思考著有什麼話題可以繼續和淺野先生聊下去。最近有哪些明星？你覺得哪個明星不錯？我覺得安田美沙子和垠凌很不錯耶。我鼓起勇氣問淺野先生。雖然我聽他發了半天的牢騷，但淺野先生似乎說公司的壞話已經說夠了，聊天時也有一搭沒一搭的。他依然很苦惱地垂著兩道眉毛，笑著說，我根本沒時間關心這些事。是喔。我很自然地用力撇著嘴，無法克制臉上露出落寞、尷尬的表情，不由分說地把山藥泥麥飯扒進嘴裡。掘貝，妳這個人怪怪的。淺野先生平靜地說完，自己倒了啤酒。

我很傷心。又有人覺得我是一個怪怪的女生。想到這裡，不禁難過起來。我不希望別人這麼看我。我並不堅持自己的個性，非但不堅持，還很積極地想要消除自己的個性，只是我會脫口說出一些讓人覺得我很奇怪的言論，每次都這樣。我固然當不成完美的女生，但至少可以站在女生的立場和別人聊天。我總是過度表現出這一點，結果讓人覺得我是一「怪怪的女

生」，然後就沒了下文。

我二十二歲，還是處女，但我覺得「處女」這兩個字除了用來罵人以外，已經沒有其他的功能，所以，我很希望可以換一種說法，說我是「童貞女」（註：日文中的「童貞」這兩個字通常用於男生，代表處男的意思），說我是一個沒有幹勁、沒有毅力，缺乏氣質，也缺乏性感的「童貞女」。不管是誰都沒關係，趕快創造一個新名詞，讓它流行起來，然後印到字典上，讓這個名詞半永久性定下來，或是像「不良庫存品」、「劣等品種」，還有「大冰塊」或是「波坦金」（註：一部舊蘇聯的黑白默片）之類的也無妨，總之，最好是很方便自我介紹時使用的專有名詞。「我是堀貝佐世，目前是東谷大學文學院社會系四年級學生，是很開朗的波坦金。如果你有時間，五千圓就可以搞定我。」我希望可以精神抖擻地這麼自我介紹，然後露出冷靜的笑容。我相信如果有十個人在場，其中應該有七個人會向我投以嘿嘿的笑聲。至少在我周圍的世界，不至於有人冷漠到不願意向我投以嘿嘿的笑聲。基本上就是溫吞的感覺，我這麼說並沒有貶意。其實這個社團也差不多。

但是，這並不代表我沒有焦慮。不，其實滿二十歲之後，我就漸漸產生了焦慮感。最近才終於發現，二十歲也已經太遲了。大部分人更早。反正就是這麼回事。大家都帶著這種自覺採取了行動，然後，小女生變成了女人。「這麼回事」是怎麼回事？那些偏著頭納悶的人，如果不是極度缺乏遲鈍，就是未來的不良庫存品。太失策了。我暗自懊惱。以前我喜歡英國的搖滾樂團，整天都在模仿他們。在努力想成為女人之前，我更希望成為他們。在修眉之前，我生氣地對著鏡子弄亂一頭直髮，希望髮質變得更鬚；撇著嘴，希望嘴角散發出不馴的味道。但是，我無力自責。因為我知道我無從選擇，我只能是我。況且，即使有其他女生和我做了相同的事，那些聰明的女生該有的東西不會少，該做的事也沒少做。我出奇的笨拙並不是因為我的興趣使然，而是因為我的靈魂。

除了那天剛好坐在我旁邊，讓我覺得不錯的淺野先生以外，從二十歲之後的兩年期間，讓我動過結婚念頭的男人不下十個，其中有一半還曾經當面向他們表白。大不了我養你。當我這麼說時，每個人都笑彎了眉毛說，堀貝，妳這個人怪怪的。只有一個男生說，那就拜託妳了，但他在和

我認識不到半年後的十二月初，因為騎機車發生車禍身亡了。他是文學系的穗峰，我沒有參加他的告別式。因為我只有在聚餐時見過他一次，而且是在他死後一個月，在一個並不是以他為主要話題的閒聊中才得知他的死訊。

穗峰令我印象深刻。因為那一天，他去警局做完筆錄回來。他說他家樓下的小孩好像沒大人照顧，他就讓那孩子住在自己家裡一陣子，結果被懷疑是誘拐孩童。雖然經過他的解釋，總算澄清了誤會，但穗峰滿臉愁容地說，他很擔心那個孩子。因為他的表情讓人看了實在於心不忍，為了讓氣氛輕鬆一點，我就對他說，做好人往往對自己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。我曾經在搭地鐵時讓座給一個老太太，結果還被老太太教訓了一頓，說我站沒站相。沒想到穗峰立刻表情大變，非但沒有生氣，反而哈哈大笑起來。兩件事根本扯不到一起嘛。雖然穗峰這麼說，但似乎體會了我說這番無聊話的用意。

不過，我喜歡這種願意吃虧的人。該怎麼說，雖然不是針對某一件特定的事，但總覺得笨拙的人比靈巧的人更有意思。穗峰一邊往自己的杯子

裡倒燒酒，一邊說道。那不是很吃虧嗎？正因為整天都做傻事，所以才會羨慕聰明人。聽到我的反駁，穗峰露齒一笑說，反正妳也不是真心這麼想吧。我被他一語道中，頓時無言以對。那天之後，我每天都撥出十五分鐘的時間想穗峰。好想見他，好想見他。雖然整天這麼想，卻沒膽量向介紹我們認識的幹事提這件事，在決定「明天一定要請他安排我們見面」的隔天，便得知他的死訊。我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雖然不知道是因為他死了，所以才會長駐我心，還是即使他活著，我也會對他念念不忘，總之，他在我心中占據了特殊的位置。但不管再怎麼特殊，他已經不在人世，即使再怎麼想他，也無助於我擺脫「不良庫存品」的身份，實在令人扼腕。

堀貝，最後把這個吃完吧。聽到淺野先生的聲音，立刻把我陷入回憶的思緒拉回了現實。淺野先生把串烤蔥鮪魚放在我的盤子裡，他似乎察覺到我的沮喪，所以我暗自高興，覺得這樣就足夠了。

聚餐結束，我仍然沒有問到淺野先生的聯絡方式。大家紛紛站在居酒屋門口，在有人發出快要嘔吐的呻吟時，幹事開始計算參加續攤的人數。